



茄萣濕地之「物以類聚，鳥以群分」

● 呂昇陽*

2021-2022 的候鳥季，造訪茄萣的大雁主要生活在「茄萣 1-1 號道路」以北的溼地中，這是一片東西長 1050 公尺，南北長 400-500 公尺的蘆葦蕩。這片廣袤的蘆葦蕩，雖然提供了大雁一個安全無擾的環境，但卻苦了賞鳥人，因為高高的蘆葦毗連如牆，總是輕易地遮斷了站在土堤上引頸翹望者的視線。



雖說蘆深不知處，大雁不見使人愁，但是天道酬勤，我們還是可以歸納出三個觀測點來碰碰運氣，即東隅的「八角樓」，然後是自此西向不遠的賞鳥亭與遊客中心的土坡屋頂，再來就必須一直到西陲的「石頭公園」(此區有一鑄刻「茄萣濕地公園」的三公尺立石)才能再有透空水域的展望。所以每次我來茄萣尋訪大雁，總是選擇一站一

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站的推進。基本上，如若不論數量的多寡與距離的遠近，每次來茄荳鳥調，總有三、五成的機率可以望見大雁的蹤影。

2022年1月13日上午9時，我又來到石頭公園一帶，在飄襟的北風中緩緩地步上三公尺高的土堤，赫然發現眼前由蘆葦蕩所圈出的一方廣大的水域，竟安穩的停棲著為數眾多的水鳥。細看來最北是以琵嘴鴨為主體的鴨群；然後向南一層是數百隻緊緊相依的高蹺鴿；再來是兩三百隻單腳而立的反嘴鴿；最接近南岸蘆葦叢的則是大雁，今天難得聚集了13隻(此域最盛期有14隻，牠們平時大多分成小群散居在茄荳濕地的各個蘆葦蕩)。水鳥的棲息有迎風而立的特性，因背風則破羽而不穩，所以牠們全都朝北埋首睡覺，在搖盪蘆葦的颯颯北風中，呈現一個安詳靜謐的世界。

其實此域的水中央在之前的一兩個月甚為荒涼寂寞，並沒有高蹺鴿(L35-40cm)與反嘴鴿(L42-45cm)群聚駐足的現象，因為當初的水位過高，除了偶見高挑的大白鷺(L80-104cm)、蒼鷺(L84-102cm)零星佇立之外，並不適合中小型的涉禽的棲息。誠如之前我在〈茄荳溼地的前世今生〉一文中所介紹過的，茄荳溼地屬於看天池，在夏雨秋澇之後水滿，但隨著南台灣的冬日少雨，當水位從30公分¹降至15公分以下時，許多像高蹺鴿、反嘴鴿等的中型涉禽便可無礙地在此處落腳。



¹ 茄荳濕地內部的水位高低，隨各區塊小土堤的缺口高程不同而略有差異，本文所敘的區域之水位，最高的缺口高程約30公分，過此則溢流，所以本區水域的滿水位約30公分。隨著冬天旱季的來臨而遞減，甚至完全乾涸。參考資料：高雄市政府：《茄荳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(草案)》，106年8月，頁18。vs. 高雄市茄荳生態文化協會：《茄荳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》，108年3月，頁19。



每一種鳥類的生態習性不盡相同，反嘴鵞喜歡群聚在開放水域棲息與覓食，但大雁卻不常停棲在開放的水域，因為其肉質肥美，自古弓矢所向，累世的基因會不斷的耳語：暴露即是一種危險。所以每當牠們降落在一片開放的水域時，通常會很快地游向蘆岸掩映處棲息，一如(清)邊壽民所繪的《深蘆息影》²。邊氏一生畫了大量的蘆雁圖，卻極少出現開放水域中的大雁，多是蘆岸沙洲的大雁；可是今天牠們竟可以在大白天就這樣大喇喇地沉睡大半個小時，猶為不足，只偶爾睜開圓溜溜的眼睛賣萌，可見牠們覺得這個環境相當安全。是的，當洞庭湖、鄱陽湖的蘆葦深處都還有架設羅網的盜獵者時，台灣相對來說是個保育意識已然抬頭的國度。邊壽民曾在一幅蘆雁圖自題詩云：「淺水平沙落雁群，蕭蕭蘆荻已斜曛。放他空闊無矰繳，不遣驚飛入斷雲。」³說的便是愛鳥人的期待也是眼前這般安全且美麗的生態場域。



鳥類除了覓食、理羽之外，總是花很多時間在睡覺。物吾類也，能夠站在土堤看著你們無憂無慮的沉睡，也是一件快樂的事，足以使人移晷忘倦。天地悠悠，你們沒有動靜，吉祥止止，而我也彷彿站成土堤上的一棵小樹，樹上飛來一隻黃尾鵞，還好，不是鄭愁予的那隻啄木鳥。（待續）

² (清)邊壽民繪，馬鴻增撰文：《雜畫冊》(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)，《邊壽民》，《揚州畫派書畫全集》(天津：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00年)，之一，24cm x 33.8cm，頁81。

³ 同上：《蘆雁圖冊》(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)，之六，31.5cm x 41.4cm，頁192。

